

中庸

後藤點

全

2

123.8
A
Sw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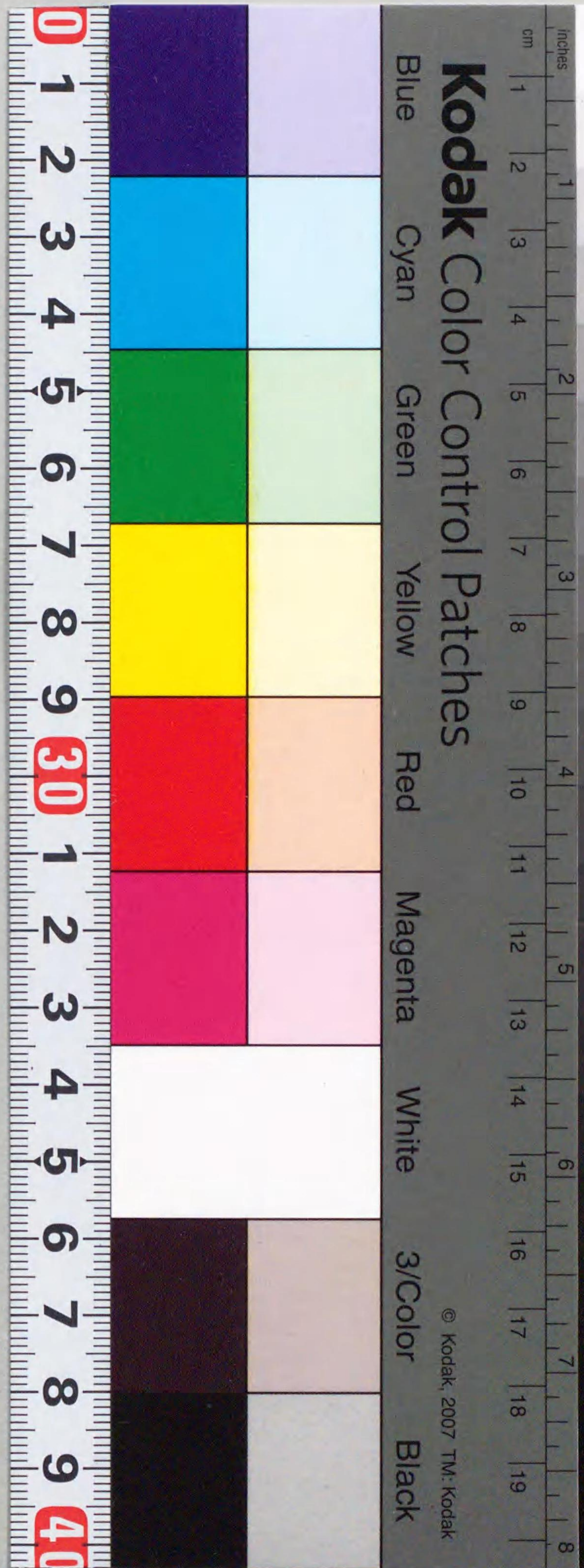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



337818

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

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

中庸序
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

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

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
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
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
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
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
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
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
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

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
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
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
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
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
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
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
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

且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

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節制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出於性。知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

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頭而過於此者。是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中長於隱微之道。以至於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天下古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

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

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二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且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

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

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

於此及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揚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致也唯君子為能體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

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無忌憚也小人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

甚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

右第一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密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知以德行之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與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然中而已矣知

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故不明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三章而與其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適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舜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

用而取諸人也。適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問之極。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原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其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音古獲胡化反阱才

性反辟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捨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下之事也。期月。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兇能擇而不能守。昔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不知而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圓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圓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不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

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

強也君子居之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中庸

三

社金革社，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然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之。入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矣，不變強哉矯

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也。國無道，不變，未達也。有以自勝，人欲之，私不能釋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血氣之剛，而達之以德義之剛而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

月合

中庸

四

能載馬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
大無外其少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不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
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
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
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鳥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可察也

詩大雅早麓之篇鳥鳴類戾至

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
謂費也然其所引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節
子思喫緊為人所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上文結

右第十一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
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
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
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

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晚研計反

晚風伐柯之篇柯斤柄則法
也晚邪視也言人執柯可伐木以

為柯者被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
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節
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節
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不能知能
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
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畫已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敕七里之
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
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
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
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
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當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認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在木能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效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言君子但因其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然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者聲易平地也居易平地也子曰射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效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知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之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之宜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三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二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道

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

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

物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明然而之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

詩曰神之格

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數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意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此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

故大德必得其

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

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培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

右第十七章

此中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者則為體微矣後一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

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實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當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

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實纘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登者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

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交為士子為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士交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猶也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緝以上至后稷上祀先公以天

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或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製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文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

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上者言其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諸

侯五大夫三適士一官師一宗廟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

以辨賢也。旅酌下為上所以速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成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專也。旅。衆也。酌。導飲也。旅酌之禮。賓弟子兄弟之

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以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土者。有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大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反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脩道以仁。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

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宜也。尊賢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

鄭氏曰。此童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雖入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問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此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開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城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止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矜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

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也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給上文脩身之意知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

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

經常也體謂設以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

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追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百官。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

別也。視之視民之視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

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

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敬大臣。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順。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

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

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誡。既粟稱事。所以勸百

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

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粟。彼。錦。刀。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定。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願。饋。粟。捐。食。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

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朝。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

行之者一也。

誠也。一有不誠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

定則不路。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

則不窮

路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連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路躓也疾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良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友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下位推言素定之意友諸身不誠謂友求諸身而有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

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也

誠者天之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

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自然也誠之者未能真

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入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

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也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行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

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

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止為則必知勉而行者倍其功此則必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也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變化氣質而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

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不能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齒牙之學

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
能變則曰天質不美學所能變
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
其所傳之詞一以致之而指之亦猶是耳蓋自質
隱兼小大以終十一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

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
文尤詳成功也之下者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
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令無此問辭而猶有子
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
有不盡者今當為行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
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
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
無不明乎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
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發
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

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如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入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
之臣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
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
也與天地參謂與天
地並立為三也此自
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不
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
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
致也之一偏也形者積
中而發外著則又如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
物之者物之而不化明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
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

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二章

道言人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福將至。言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龜。所以卜筮。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南面。其容作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

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道有天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以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

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心之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蓋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以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

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道言人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

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

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

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

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答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

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

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

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

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龍

龜鱉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天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猶耿耿小也此推其下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

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

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鳴乎音呼詩周頌

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

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

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

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

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熾溫之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

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疑道之大端也不以毫私意自蔽不以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厘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

與

倍與皆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入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及古之道

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災字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

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

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字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

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

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

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當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殷禮雖有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
不倍而言亦
人道也

王天下有二重焉其寡過參乎

王去聲呂氏曰二重謂議
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則
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

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躬夏商之禮雖
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
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可有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
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於此而參於後也天地
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

不易
吾言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知人也

知天知
人知其
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

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

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
兼法則而言法
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

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

者也

惡去聲射音始詩作數詩周
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
者指本諸身以下未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
不驕而言亦
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壘水土

祖述
者遠
宗其

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
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
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

載無不覆疇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疇音聲
疇徒報
反

錯猶迭也
此言聖人
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以有臨也寬裕溫厚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智之質。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也。察明辨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也。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隊。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二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有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本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者於物而後能哉。

眈眈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眈之純反眈眈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水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知之而已

苟不周聽明聖知遠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二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言大德之教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且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間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彼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手皆作衣錦裘衣聚絅同禕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

其立心如此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純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馬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友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且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 詩云潛雖伏矣亦

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

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

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

於鈇鉞

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篇不顯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華斫力也鈞谷也

相去聲詩小雅柳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

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道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

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二音詩大雅阜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顯而巳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足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此者是亦夫蓋其妙不若又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且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二聖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于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及求其本復自下學

為己謹獨之事推而及之以訓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受贊

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

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葛

畢

